忆安康书坛大家刘旸光

赵承钜

刘旸光先生挥墨书写

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刘旸光先生的印象，恐怕没有比“书如其人”更为贴切的了。

纵观刘旸光先生的作品，其正楷笔致遒劲、骨肉停匀深谙晋唐书理；所做隶书，结体开张、笔意潇洒、饶有“石门”的遗意；其草书气机畅达、空灵疏朗、暗合明人意趣，而篆书则变化多端、垂脚舒展、顾盼自然，大有周秦风韵。在腾挪跌宕的线条构筑的黑白空间，捕捉转瞬即逝的灵感。他的作品意在笔先，胸有成竹，中侧锋并用信手挥洒，一气呵成，笔墨酣畅、淋漓尽致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观赏先生作书简直是超然于物外的享受。

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是有多种机缘的，作为从小就酷爱书画艺术，而且又是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我，有幸与旸光先生是近邻，刘旸光和我父亲是儿时同窗，又是大哥的蒙师，这在当时我全然不知晓。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安康县文化馆举办国庆书画展，在建司工作的书法作者牛谦才竭力向我推荐先生的书作参展。

于是我就和樊道成先生一同登门拜访了先生。一进门就惊呆了，看见满屋悬挂的书法作品字里行间透出一种宏大境界，深深地揪住了我的心弦，正、草、隶、篆无一不精。说老实话，自工作以来确实见证不少知名书画家，举办过不少次书画展览，欣赏过不少古今墨宝，而驻足旸光先生的作品之下，似乎有一种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之感觉，真没想到安康这块艺术沃土竟然有如此世外“高人”！

这大概就是“缘”吧，大凡一般书法家也不过精于一两种书法体裁，就连我从小师从的安康书法大家白黎修也仅习两种书体而已，然而旸光先生四体皆通，且炉火纯青自有独到之处，字字珠玑，别具一格，不落时俗，真是大开眼界。

斯时先生女儿为我们沏茶，一看竟是小学同窗刘家泉。细谈之下，才晓得先生的离奇遭遇，真是大难不死，劫后余生。先生父亲系前清秀才，受其影响，家学渊博，从小临帖有着深厚的书法功底，师范毕业后就已是蜚声安康的青年书法家，曾受到书法大师于右任的教诲，几十年宦海沉浮历尽沧桑，凭着对书法执著的追求，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，才度过了接二连三的磨难。后来，先生终于盼得和煦春风，这只秦巴凤凰终在涅槃后获得新生。

再看先生的家中，别无长物，一张老式床架揭起被褥就算是书案，旁边靠着一个不知用了几代人的三屉桌也早已残缺不全，床边一个石炭地炉子和锅碗是全部家当了。小小的斗室是厨房、卧室、书房兼会客室，真是“多功能”了，如此的简陋居室作书论道能出精品，除非要达到忘我的境界，旸光先生正是净化自我，所谓“胸中成见尽消除，一气如云自卷舒”。

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在当时想展示先生的作品，颇费周折，后来就采取了“技术”处理，用别名——刘同。先生的作品无论布置在展厅的任何部位都显得耀眼夺目，呼之欲出，颇受称道。自此以后先生的作品从汉滨区上到市里，从市里到省上直至全国各级报刊发表或展出均获各种不同奖项，受到书画界同仁的广泛赞誉。刘旸光先生的书法作品不胫而走遍祖国各地，刘旸光的名声为之远播。

旸光先生不仅书品高洁，人品更是堪称典范，与先生多年的交往深有感悟。先生身心曾遭受巨大打击摧残，然而从未有丝毫怨天尤人或满腹牢骚之气，更没有绝意人生，狂放不羁。而是安贫乐道，生活十分清苦，每日却笔耕不辍。慕名求字者，拜师求学者络绎不绝，先生总是热情接待，有求必应从未收取分文。我就曾向先生推荐过赵宏勋、李青、来宝屏等不少优秀弟子，先生都苦心栽培，不但教授书法技艺，还教诲如何做人，为安康书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书法精英才俊。当时为了帮助先生渡过生活难关，我们一众弟子们极力向一些部门、机关、店铺推荐先生书写牌匾，获取一些微薄酬劳补贴生活。先生从不计较所赠物有所值多少，即使不给钱也照写不误。

记得1984年的冬季特别寒冷，不知哪位弟子送先生一床旧电热毯，漏电失了火，将被褥烧得精光，得知后去看望先生并送去文化馆补助的区区40元钱，先生称无功不受禄，坚辞不受。后来只好变通一下，请先生写了四个大字，谓之稿费，先生方才勉强收下。

年关将近，为了接济先生，时任安康县文化馆万安禄馆长与我一道，给先生送去几刀红纸和墨汁，让先生在门口摆摊书写对联挣点钱，先生笑了一下说道：“请把东西带回去，感谢组织的关心照顾！我的字卖不出去，我宁可去砸炭也不去卖对联。”我们好生纳闷，后来才晓得先生为了生计曾经友人介绍给镌碑匠人，以两元钱一通的价格书写碑文，刻好后主人不懂书法，嫌笔画粗细不匀，硬是不要。好端端一块可以传世的楷书碑文就这样给磨去了，令人啼笑皆非。这些人喜好的是方方正正，笔画粗细一致的匠人字。先生书品高洁难入时人之眼，不对庸人胃口，难怪先生不去卖对联了。这时我想起国画大师齐白石曾有一幅画跋语这样写道：“费尽千辛万苦，练就一粒丹砂。”便是存照。事后先生颇有感慨地为我书写了一幅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，洋洋三百余字清一色正楷工笔，真是不同凡响。后来无论文化馆或书画协会组织举办的多次春联义写、送文化下乡活动，还是深入工矿企业，先生从不推辞，欣然前往。其作品广泛流传，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赏识和喜爱，争相收藏。

先生生性幽默，为人豁达开朗，对我这个子侄之辈的忘年交并不以师长自尊，无论工作生活遇到困难总是耐心开导，用他自己的经历教我怎样处世，又如何去善待别人。还专门为我书写了孙中山、董必武、朱熹等名人先贤名句作为座右铭，令人获益匪浅。先生以古稀高龄赠我之书作均以世兄称谓，令我茫然。先生解释一则为世交，二则减去他年龄的大头，零头仍比我小，所以世兄见称。这种谦虚，达观的处世之道非有超凡脱俗的大道风雅不可。

1988年，中国画坛号称“蝶王”的王冰如女士，以80岁高龄回到她曾工作生活10年之久的第二故乡安康举办画展，并且以诗书画会友，特邀旸光先生和金州著名诗人刘寅初老人同游香溪，冰如老师兴之所至，巧绘墨蝶，说道“人言寅初老弟有曹子健七步成诗之才，今日以十步为限，将此画为题，赋诗一首，旸光老弟书于其上如何？”寅初老只走了三步便道有了，于是顺口吟诵，旸光先生挥毫急就“花中仙子蝶中王，蝶舞篱丛花更香，化蝶庄周终是梦，喜看蝶王飞安康。”一笔流畅的行草跃然于画上，相辅相成，真是诗情画意天作之合。一幅难遇难得难觅的“三绝图”诞生了。冰如老师感慨万千，说到“二位弟台才高八斗，只可惜待在安康这个贫瘠的地方被埋没了也！”这个场面是一种巧合，正是旸光先生“万事随缘”的结晶，尔后经书坛大家陈少默先生为之题跋做款，更是锦上添花，成了四绝图。冰如、少默、旸光、寅初先生已然作古，这段翰墨丹青之情，将永存世间传为艺术佳话。

旸光先生渊博的家学，深厚的学养为其书法技艺开掘出流淌不尽的源泉，正是他那非凡的经历与盘踞胸中的郁勃之气，铸就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。纵观先生书法字里行间的布局、结构、章法，即可以领略其高深的艺术修养。一般书法家给自己作品题款尚胆怯，更何况给山水画人物、花鸟画题款署名，书写跋语，要求书者不但有深厚的文学功底赋词作诗，再根据画面的风格，画中所留空白虚实照应，用笔用墨的变化去应对，好的款跋使作品升华。而先生无论行、草、隶、篆，纵横涂抹，信手拈来如行云流水，宛若天成，令人折服，先生曾为不少后学作品撰写款名，跋语至今记忆犹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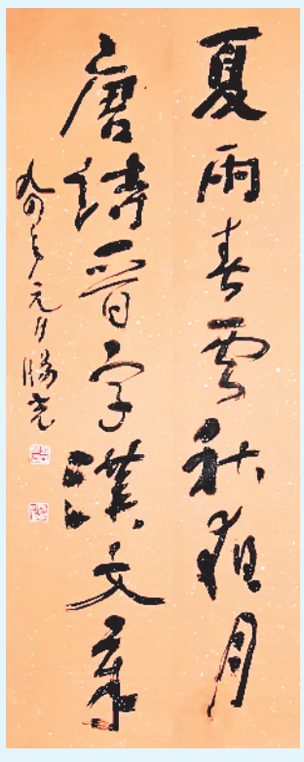
1995年夏初，我负责编撰的《安康书画精品选》。历时三载，书中收集了自清末以来至今安康书画名家作品181幅，正式脱稿。特地从西安请来81岁高龄的著名书法家、省书协副主席陈少默返回故里，为该画册题写书名并做艺术指导，同时与旸光先生一道，做最后审订工作。此时先生好像意识到，这或许是他们之间最后一次相见面了。两位师长神交已久，书信往来，诗书传情有着真挚的友谊，少默对旸光先生的作品推崇备至，对其人品更是称颂不已，每次来安康总要拜访旸光，而旸光先生每次都要亲自为少默先生送行。

这次为了保密，怕有人打扰陈少默先生工作，就秘密安置住宿在安康水电厂。临行前夕，在汉滨区招待所宴请有关人士并接来旸光先生与之话别，并再三声明不送行。谁知旸光先生回家惴惴不安，一宿没睡好觉，后来干脆就坐以待旦。凌晨不到六点钟，拄着拐杖来到汉滨区招待所，一问方知少默下榻在安康地区招待所。急忙赶往驻地，为不惊动先生休息，径直坐在房门口打瞌睡。七点多钟少默先生打开房门吓了一跳，原来是老友送行来了。这时我恰好赶到，少默先生让我安排车送旸光先生回家。先生执意坚持要送到火车站。谁知此趟车停经三站台，幸亏我事先安排护送少默先生的一位好友，是本次列车车长，背起腿脚不便的旸光先生到了三站台。两位老人互道珍重，情绪激动，眼上都挂着婆娑泪花。列车开动前，少默招手我上车，说：“我带的钱已给恒口老家乡亲们捐赠，仅剩二百元，等车开走请你把它交给旸光，让他买些营养品补补身子。”列车徐徐开走，先生手握二百元钞票，久久望着远去的列车。此时我想起了古人的那首诗句，双轨并行长千尺，不及旸光送我情。

1996年9月9日，旸光先生病故于安康果园小区家中，享年83岁。我们失去一位良师益友，安康书坛痛失了一位风范大家。先生走了，他带走着两袖清风，带着他一生的坎坷磨难与悲欢离合，却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翰林墨宝和高风亮节，烛照后世，精神永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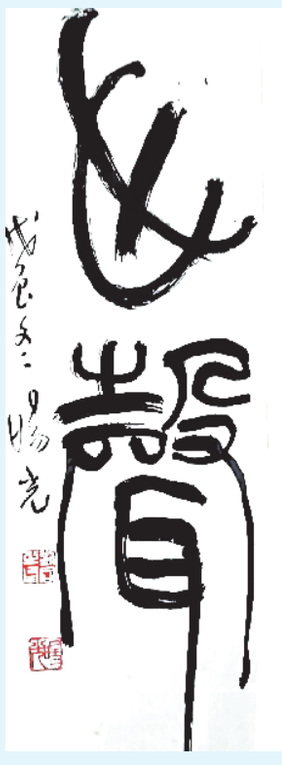
编后语：赵承钜先生是安康著名的书画家、篆刻家和集邮家。他擅长中国山水、花鸟画创作，潜心于篆刻、肖形印和砖刻造型艺术，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发表于国家级及省、市级报刊，为邮政部门设计了100余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纪念封、戳，设计的“安康地方通信建设附加费”邮品发行全国。罹患疾病期间，他多次为本刊提供书画作品，本文是他生前最后为本刊撰写的缅怀书坛大家刘旸光文稿，今特刊之，以怀念两位安康文艺界忘年之交的情谊。

（图片均为赵承钜先生提供）



夏雨春雪秋夜月
唐诗晋字汉文章

蝶恋斯馨



心声

微雨燕双飞
落花人独立

年画的故事

王春芝

穿过荆棘丛生的小路，我好不容易在老屋面前站定。拨开站满院子的茼蒿，大门上秦琼敬德门神画早已脱落。透过门缝，依稀看到那些画依然黏在堂屋墙上。二十多年过去，墙面斑驳，“下山虎”依旧保持着威武的姿势……那些被年画点缀的热烈红火的年味儿，朝着我，汹涌而来。

在我们陕南老家，年画被人亲切地称呼作“画儿”。腊月逢集，摆摊的商贩突然多起来。小小的集市被围得水泄不通。赶集的人一日比一日多。卖年画、香烛、烟花爆竹摊子最为热闹。孩子不断地央求父母亲，妻子不断叮嘱丈夫，早早把年画买回家吧，倘若迟了，那些好看的恐怕要被人挑选走了呢。

除夕前一两天，父亲终于放下手中的农活，将桐籽装上、麻捆了扛着。母亲抓一两只不下蛋的母鸡，再用背篓背上猪下水……我们一家人除祖母因为小脚行动不便外，其余人跟着浩浩荡荡的人流，朝集市上走去。将这些东西变卖成钱，就可以置办年货了。我眼巴巴地盯着要卖掉的东西，渴望它们早点被人买走。只要父母一将这些东西卖完，我立刻提醒他们要买年画。年画有大有小，幅面有宽有窄。颜色大多数都鲜艳无比，我们只要看上一眼，就挪不动脚了。父亲热衷领袖人物画像。祖母则要求一定要买秦琼敬德门神画。我们这些小孩子则热衷于人物插图连环画和日历。唯有母亲是要求买上一幅“上山虎”画回来。母亲解释说上山虎是吃饱了回山的，下山虎是下山觅食的，所以要买就买“上山虎”。

桐籽和麻送去了收购站，猪下水和老母鸡被县里来的贩子拎走。我心情紧张又兴奋，跟着父母亲在年画摊子前询问和挑选，眼花缭乱。经过多次比较，多次纠结后，终于在集罢了前，挑到了各自喜欢的年画。让摊主用报纸卷着它们，小心翼翼地，连同糖果、酱油醋、爆竹、香烛等年货一起放进背篓里，高高兴兴地回家去。

半路休息时，我们忍不住想要展开年画来瞧瞧。父母亲不断叮嘱，怕我们把年画弄坏了。为了防止年画被我们弄坏，父母亲把这些年画背回家，统一放在橱柜顶上，直到除夕那天下午，才统一拿出来。

除夕一早，祖母早熬好一锅浆糊。我们先刮去大门上的旧门神画，然后将大门关上，将新门神端端正正地贴上去。顷刻间，“秦琼”和“敬德”就威风凛凛地为我们家“站岗值班”了。祖母忍不住从厨房里走出来，左瞧右看。只见“秦琼”面若满月，手持镀金熟双铜锏，“敬德”脸如黑锅，手拿水磨竹节钢鞭，一黑一白，各持武器。祖母就笑了，感叹说：“这俩人怎么能是一伙的呢？”贴好了门神画和对联。父亲早已端出木梯靠在堂屋墙上了，他要把旧年的画像取下，把新买的领袖画像贴上去。对于领袖画像的排序，父亲真费了一番心思。领导人画像怎么贴，如何让看了我们家年画的人心悦诚服，父亲往往都要琢磨一番。

只要父亲贴完领袖画像，我们就可以随意贴人物故事插画。故事插画非常有趣，把一则故事，分成无数个小插图画出来，每个小插图下有解说语。类似把一本连环画其中的几页拿出来，拼成一组。最常见的有《八仙过海》《三打白骨精》《西厢记》《昭君出塞》等。因为插画比较贵，每年父亲最多买回两幅。偶尔在我们的不断要求下，才奢侈地买多一幅。贴完插画，再在插画两边贴上“美人儿”日历和“老虎”画。“美人儿”日历中的“美人儿”年年不一样。有一年，我们买回一幅“小美人”日历画来。邻居来串门，说：“这画，乍一看，就和你们家老三一个模子出来的呢。”。我们一家人那个高兴啊，对三妹格外关注，仿佛三妹真成了公主。母亲看我们都贴好了，这才慎重地将她那张“上山虎”画拿出来，端端正正地贴在插画边上。画上的老虎边上山边扭过头回望，威风凛凛，尾巴微微翘着，憨态可掬。

贴了年画的厅堂焕然一新，喜气洋洋。一个正月，我们无论是吃饭、干活还是玩耍，总会不由自主地跑到那面墙前，对着那些画议论一番。孩子们还会互相串门，去各自家中看画，评画。

母亲去世那年，父亲也买回一张“老虎”画，贴好后，才发现原来买的是一幅“下山虎”。全家都被失去母亲的悲伤心境笼罩着，怎么看都觉得那只老虎龇牙咧嘴，面目可憎。刚好那年粮食歉收，祖母每次经过堂屋，都忍不住唉声叹气。也就是从那年开始，我们家不再张贴“老虎”画了。

多年后，我在城市单元房里。每到过年，看着正面雪白的墙壁，却再也没有贴过一幅年画。唯有让回忆一次次翻山越岭，徘徊在老屋门前，盯着风雨飘摇的年画，久久不愿离去……

安澜楼夜话

细节描写令散文增色

张斌

小说需要细节描写来支撑，可以说没有成功的细节描写就没有成功的小说。然而，很多初学散文的人没有意识到，散文同样需要细节描写。只有概括的叙述，泛泛而谈，没有细节描写的散文大多平淡无奇，而古今中外那些优美的散文都不乏精致的细节描写。那些具体、形象的细节描写令散文增色。

细节描写是指抓住生活中细微而又具体的典型情节，生动细致的描绘，它具体渗透在人物、景物或场面描写之中。是塑造人物，达到典型化的方法；也是描写景物，烘托场面的重要手段。散文的细节，是散文构成的最基本艺术单元。作者对一些生活细节进行精湛细微的描写，可以让读者眼睛一亮，忍不住反复咀嚼，细细品味，舍不得放下，甚至读完后几年、几十年难以忘怀。

我最近读楚秀月《土地上的母亲》(《雪莲2021年第1期》)一文，发现这篇文章的细节描写非常出色。比如饥荒时期，外婆临终交代母亲再饿不能吃种子，并交代等天热了把种子种下去，“外婆的话断断续续，母亲感知着怀里的那只手渐渐失温，却没有一滴眼泪，母亲的身体是干瘪的，她已不能流泪”；而当母亲得了天花，被叔叔扔到野外自生自灭因饥饿本能而觅食时写道：“一场大雨把覆盖在土豆上的泥土冲走了，土豆露出地面，母亲认出了土豆。那一刻，她像刚被特赦的死刑犯，内心被巨大的惊喜胀满。母亲突然想到了外婆，一定是她给自己的儿女送吃的来了。母亲仰起混合着雨水、泪水的脸庞，高高捧起土豆朝遥远的天边拜了一拜，之后，再无丝毫犹豫，把被雨水冲刷干净的土豆送到了自己和小舅的嘴边。”这些细节的描写，对于写出母亲热爱土地，热爱在土地上劳作进行了铺垫，不仅让文章主题立了起来，也让母亲的形象丰富起来。这是一篇一万多字的散文，如果没有细节润物无声，就会像流水账一样出现浮光掠影式的描绘，还可能出现枯燥、说教和抽象议论等毛病。而这篇散文因为有了生动的细节描写，给人以真实、立体的感觉，彰显出散文独特的魅力。

刘亮程散文作品集《一个人的村庄》把村庄的一草一木，一石一洼，一缕烟云，一阵清风，太阳的东升西落，日常的一言一行都精细的描绘。艺术化地写一个村庄的风云草木、猫狗鸟驴、自己的成长经历、村民的变化、村庄的历史。诸多能够反映生活质感的细节，像毛细血管深入肌肤一样，让文本有血有肉，通过细节描写出了情趣、形象、意境和神韵。精致而形象地展示了村庄的现实与想象的版图。

当然，散文的细节描写和小说不同。小说的细节描写细腻、连贯，侧重人物的动作行为，借以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感情。比如，孙犁的小说《荷花淀》“话别”这一情节里，当水生嫂听到丈夫说“明天我就要到大队上去”时，“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，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，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”。作者用“放”“吮”这一举止，来揭示人物瞬间心理复杂而微妙的感情活动。手指可以“伸”到嘴里，手指上的血可以“擦”或用口“吸”，但这不符合水生嫂的个性。突然听到丈夫已参军，她没有思想准备，心灵“震动”，即高兴，又有些舍不得，此时此刻有多少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。作者用“放”和“吮”，给水生嫂作了生动的造型，传达出无限的情思，显示出人物的立体感。

散文的细节描写则只需片言只语，尽现神采；或寥寥数语，境界全出。和小说相比，更加简洁、凝练，富有诗情画意。比如张爱玲的散文《爱》，篇幅短小，仅四百余字，围绕着一个细节来展开：一个春日的傍晚，一棵开满桃花的树下，少女和青年相遇了，青年说：“噢，你也在这里吗？”多年以后，历尽人世坎坷的女人却始终记得那一句话。千古的爱情，只化作了一次相遇，一句问话。爱的谜题，只好留待读者自己去猜想了。这种爱如“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”但言虽尽而意无穷。一个细节道出了神韵，这便是散文细节描写的力量。可见，在艺术功能上，小说的细节描写主要用来刻画人物、推动情节、表现主题；散文的细节描写，除了刻画人物性格外，还可以表现情趣、拓展意境、传达神韵。

我们写散文，用语言描绘一座建筑，就是用细节描写来模拟出真实的场景。这一点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做到。区别在于有人写的文采飞扬，有人写的平平淡淡。即使写的文采飞扬也不用骄傲，因为你写的再像、再美，也不如摄影家的一张照片更准确，更有感染力。散文的细节要模拟更深层的真实，展现现实深处的灵韵。写一个人要穿透人物的表象，理解人物灵魂深处的逻辑，并将其转化为文学化的表达。

这一点上，我们需向古人学习，可以说注重细节描写是我们的散文传统。清人黄宗羲评论明代归有光散文《项脊轩志》讲：“一往情深，每以一二细事见之，使人欲涕”。《项脊轩志》是一篇凄美、动人的抒情散文，它美在细节，也因此备受后人称颂。特别是写其母的一个细节，当乳娘抱其姊在怀呱呱啼哭时：“娘以指叩门扉曰：儿寒乎？欲食乎？”这里用“叩门”而不是拍门、打门，因为深更半夜里怕惊吓了孩儿，简单的动作，体现的是母亲听到孩儿哭啼时深切的关爱和温柔细腻的母爱。这样准确而传神的细节描写，其艺术效果，远远超过了含糊笼统的叙述。

俗话说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，一片枯叶能显现肃杀的清秋，窥一斑而见“全豹”。在散文中，什么是那一滴水中的太阳？什么是能呈现肃杀清秋的那一片枯叶呢？答案是肯定而且是唯一的，就是生动的细节描写。优秀的散文作品之所以能感人肺腑，精彩动人的细节描写功不可没；而优秀的散文作者总是在不停地打捞有生命质感和经典品相的细节。细节是有力量的，因为细节源自现实生活的馈赠，会呼吸，有自己的体温和生命特征。

如果一个作者能够在文章中对一些细节进行精湛细微的描写，那他就不是在做一般化的细节描写了，而是在开展极富典型意义的文学创作了，这样的散文更有意义。因此，我个人认为，如果说真实是散文的本质，如同皇帝头顶的王冠，而有质感的细节描写则是王冠上的珠宝，能够让散文作品熠熠生辉。

文化纵横